
我反對**恐怖主義**，因為我關心巴勒斯坦人！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引言

過去筆者曾經發表過不少關於以巴衝突的文章，但每一次都要面對無數詭辯，例如「輸打贏要」（接受有利於自己立場的聯合國決議，否定對自己不利的決議）、「歷史否認主義」（Historical negationism、Historical Denialism 質疑巴解組織顛覆約旦和黎巴嫩的歷史）、「強盜邏輯」（以恐怖主義攻擊別人是天經地義，對方反擊是沒有愛心和寬恕）、甚至人身攻擊，由於不勝其煩，故此很長一段時間我避開了這個題目。

然而，10月7日發生了以色列版本的九一一事件，哈馬斯將以色列殺個措手不及，在這次襲擊中，一個村莊的婦孺被斬首，在加沙地帶附近舉辦的音樂會發現了 260 具屍體，不少平民和遊客被綁架，包括了一名中以混血兒。當我在視頻上看見那名少女無助的表情時，我內心夾雜着悲傷和憤怒的情緒，我想：「我自己或者我的親友也可以是受害者。」我真的忍不住要說幾句話。不過，在短短幾天，無數媒體已經發表了大量評論和分析，我不想拾人牙慧，在這裏我嘗試用其他角度去分享自己的見解。



恐怖主義源於雞蛋與高牆嗎？

筆者和內子很喜歡旅行，在土耳其、以色列、埃及我們都曾經與恐怖襲擊擦身而過，最接近的一次是 2018 年埃及的旅程，在行程接近尾聲的時候，導賞員帶領團員參觀一間香料廠，突然之間，一位團友望着手提電話細聲地說：「在一街之隔，有旅遊巴士受到炸彈襲擊，有幾名越南遊客喪生！」我當時不知道如何反應，若果我們早一點經過那地方，我們的巴士便可能成為目標。

很多反美、反以色列、挺巴勒斯坦、挺哈馬斯的人都將以巴衝突定性為巴勒斯坦人反霸權、反壓迫的起義，恐怖主義的根源是：在

不對稱的武力下，在雞蛋與高牆的對比下，被壓迫者只能夠在非常時期採取非常手段。然而，若果將恐怖主義放在全球脈絡下審視，這種論述很有商榷餘地。

2018 年埃及的恐怖襲擊並不是個別事件，在此之前埃及已經先後發生過無數次針對遊客和科普特基督徒（Coptic Christians）的恐怖襲擊或者系統性迫害，科普特基督徒是北非本土的民族宗教團體，自古以來居住在現代埃及和蘇丹地區，他們的教會是東方東正教，這是有別於希臘東正教。科普特基督徒只是佔了埃及人口的 10%，他們沒有 M1 坦克車、沒有 F16 戰鬥機，沒有美國的支持，他們只是雞蛋，絕對不是高牆，對埃及完全不構成威脅，更遑論迫害穆斯林穆斯林。然而，在幾十年來他們一直成為被仇視和恐襲的對象，舉例說，亦是在 2018 年，伊斯蘭國武裝分子在埃及伏擊了一輛離開修道院的巴士，屠殺了七名科普特基督徒；一年之前，伊斯蘭國在同一地點又屠殺了二十八名科普特基督徒。但科普特基督徒並沒有選擇採取恐怖主義去還擊，更遑論殺害遊客！

我需要強調，以色列有很多做錯的地方，例如違反聯合國決議，在東耶路撒冷擴建殖民區，不過，我從未聽聞過以軍屠殺和綁架遊客。

放眼其他穆斯林國家，例如伊拉克、敘利亞、巴基斯坦、黎巴嫩、阿富汗，不同派系經常以恐怖主義的手段互相仇殺，在黎巴嫩裏面，穆斯林人口佔絕大多數（68%），基督徒是少數（32%），但真主黨堅稱黎巴嫩必須是一個伊斯蘭國家，當基督徒的勢力逐漸衰弱之後，伊斯蘭遜尼派與什葉派又互相火拼。諷刺的是，在敘利亞內戰中，估計黎巴嫩真主黨約有二千人陣亡，這數字遠遠超過以色列軍隊殺死真主黨的人數。

說到底，這些衝突是壓迫而激發起反壓迫，還是因著排他思想而造成無法妥協議的局面、結果訴諸武力呢？

人道主義的願景？

左派人士在以巴問題上到底抱着什麼願景呢？他們聲言以人道主義出發，去關心巴勒斯坦人的處境。不過，請恕我得罪，參照以往的歷史，我不知道他們真正關心的是意識形態的勝利，還是人民的幸福。在越戰期間，左派人士聲討美帝壓迫越南人，當北越「解放」南越之後，便出現了慘絕人寰的投奔怒海，但先前的正義呼聲竟然銷聲匿跡！九一一事件之後，美國對阿富汗展開軍事行動，左派譴責美國壓迫阿富汗人民，2021 年美國全面撤出，塔拉班重新掌權，阿富汗的女權倒退了二十年，如我所料，他們再一次擺出沉默是金的態度。

若果願景是以色列被徹底擊敗，那麼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會否更美好呢？有讀者可能會認為我不應該問這假設性的問題，但值得強調的是，這正是一部份中東領袖的目標。

1947 年，阿拉伯聯盟拒絕聯合國將巴勒斯坦的土地分配給猶太人和阿拉伯人，決定以武力解決爭端，阿拉伯聯盟秘書長阿扎姆·帕夏（Azzam Pasha）表示：「這將是一場滅絕戰爭，一場重大屠殺，就像蒙古大屠殺和十字軍東征一樣。」1948 年以阿首次戰爭開打之前，伊拉克總理努里·薩伊德（Nuri Said）宣稱：「我們將會用自己的槍摧毀這個國家，並且毀滅猶太人尋求庇護的每一個地方。」1967 年六日戰爭之前，巴解組織首任主席艾哈邁德·舒凱里（Ahmad Shukeiri）聲稱要將猶太人趕入大海，不過，阿拉伯人戰敗後，他否認曾經說過這樣的話。2005 年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（Mahmoud Ahmadinejad）說：「我們親愛的伊瑪目（指伊朗最高精神領袖霍梅尼）說，佔領（巴勒斯坦）的政權必須從地圖上消失.....猶太錫安主義政權是一個篡奪者、非法政權，是一個毒瘤，應該從地圖上抹去。」儘管有學者認為「從地圖上抹去」是誤譯，但伊朗先前也曾使用過這些威脅性字眼，例如 1999 年伊朗舉行的閱兵式上用波斯語和英語寫著「以色列必須從地圖上消失」的標語。哈馬斯的最終目的是要徹底消滅以色列，這更加不在話下，2010 年，哈馬斯領導人馬哈茂德·扎哈爾（Mahmoud Al-Zahhar）宣告：「我們的最終計劃是擁有整個巴勒斯坦。」

以上都是嚴肅的聲明，故此需要嚴肅地對待。若果哈馬斯大獲全勝，消滅了以色列，對猶太人來說，這固然是一場人道災難，那麼，沒有了以色列的壓迫，從此之後巴勒斯坦人會否步上康莊大道呢？我認為大有可能剛剛相反，哈馬斯會採取同樣的恐怖手段去壓迫自己人！這並不是毫無根據的猜測，2007 年哈馬斯與巴解法塔派爆發內戰的時候，人權觀察指出雙方都犯下了違反國際人道規範的罪行，例如故意攻擊平民、處決戰俘、在高樓大廈將人拋下街、在醫院中屠殺傷病者。你不可能期望一個習慣了排他、宣揚仇恨、要徹底毀滅對手、為求目的而不擇手段的團體，在攀上權力高峰之後便會放下屠刀，我恐怕那時候哈馬斯不單止會壓迫自己人，而且可能會好像賓拉登一般，將聖戰推展到海外。

我並不效忠於任何政府或者任何意識形態，我關心巴勒斯坦人，所以我才反對哈馬斯！所以我才譴責恐怖主義！

2023 年 10 月 11 日

原載於澳洲《同路人》雜誌

[更多資訊](#)